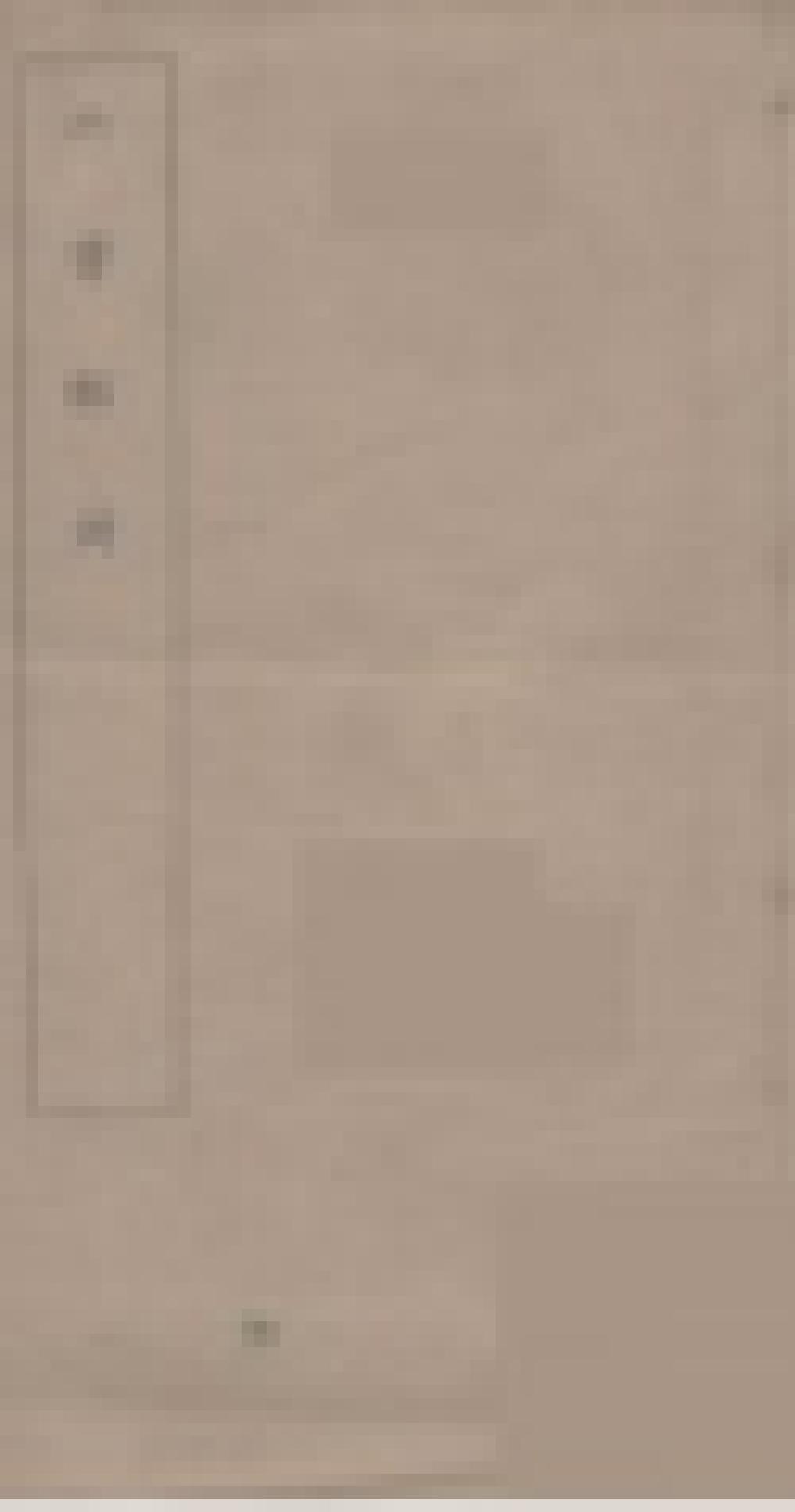


六
書
解
例

59



六書解例題辭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之六書。蓋童而習之。漢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然自隸草興。而字體乖。乃謂兩人交一從中出為水。土力於己為地。四合共一者為日。屈中挾一而起者為史。又如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所謂嚮壁虛造。不可知之字。許君嘵之。乃纂括六書。為說文解字十四篇。蓋遵修文。異乎妄作者也。然自保氏之教不復。許書肆者亦稀。字體益以詭變。至於楷書。魚鳥昧其象形。父母不合指事。奉春同頭。無黑並足。此則雖有智慧。不能。

達詁者矣。清代治文字之業者。無慮百十家。而六書紛紜。訖無定論。故學人視為專門絕業。懼於攻究。夫六書者。造字之本根。敷詞之津筏。不諭六書。安得節解羣名。疏通眾指。遂使識字者日寡。民智壅塞。德業冥移。斯有以矣。清季大興學校。爰及於茲。橫舍林立。而諸生申紙展筆。書輒戾正。甚以市井俗文。如又土為程。說文解字曰。汝頑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全。從土又。讀若免窟。今俗書聖字作全。體同義別。尺二為盡。填布滿幅。攷其指誼。十不一對。方周之童。比漢之史。儻其遠矣。余少而好弄。弱冠以後。讀書多空。神明斯悟。乃治六書。粗知義例。博稽先民。幸多合轍。遂著其

說名曰六書解例。施之小學。或有三隅之反。問諸通人。甯無一得之愚。若乃據例釋名。俾之昭晰。著在別衷。余別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杭縣馬叙倫記。並寫定。

六書解例

六書原始第一

我國今日所用之文字。其結構之法有六。故世謂之六書。六書者。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是也。然在六書未有以前。固亦嘗有識事之具矣。結繩八卦皆是也。知者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解字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緜。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

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此二記。是謂先有八卦及結繩。最後有書契。今先明其異同。

結繩者。孔穎達易正義引鄭玄曰。結繩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又引王肅曰。結繩識其政事。蓋無書契之時。之一種標幟也。

八卦者。易正義引易緯曰。卦者。挂也。言縣挂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然其制不可得詳。載籍相傳。庖犧所作之卦。則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之形。易說卦傳曰。乾當作三下。坤等倣。此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而易緯乾坤鑿度亦謂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即古文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字。然余謂今謂之卦者。乃以後造之字。仰名前事耳。緣卦者。說文曰。所以筮也。從卜。句圭。句聲。嚴可均謂說文從某某聲之字。多為會意兼聲。當以從某某句絕。其說是。以卦為所以筮之名。必起於有筮之時。周禮龜人注引世本曰。巫咸作筮。宋忠世本注曰。巫咸。堯臣也。又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三易始連山。連山。夏易也。余考定連山為夏易。詳余撰讀書小記。則庖犧時無此名明矣。況其字於六書為會意兼聲。必作於倉頡後乎。余疑圭者。八卦之本字。今為瑞玉之義所專。使為瑞玉。不得從重土作圭。古文作珪。從玉者。是瑞玉。圭璋圭璧皆

段借。或珪之省。重土為圭者。蓋八卦搏土為之。奇重為三。偶重為三。故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漢書曆律志注引庖犧氏時。有此圭音。後人造重土之字。以仰名之。書契者。說文敘曰。箸於竹帛謂之書。又聿部曰。契。刻也。從刃木。故書正義引鄭玄曰。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蓋有文可書而切於木。故謂之書契。世本曰。沮誦蒼頡作書。說文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然則倉頡初造依類象形之文。書而切木者也。依類象形。今六書之象形指事會意是也。書契之名。當亦既造形聲會意之字。後仰錄之。

結繩八卦書契之異同既明當進而明其先後依繫辭所記先結繩而後書契。依說文所次先八卦次結繩而後書契。然莊子胠篋篇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依是則伏羲神農之前已有結繩矣。或疑軒轅次在伏羲神農前未必可信不悟此言軒轅不斥黃帝知者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居軒轅之丘以為名。是黃帝以居軒轅之故地而名軒轅。則莊以軒轅次羲農前必有依而言也。且繫辭言上古結繩而治於上古無所刻指。

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伏羲為中古。則伏羲以前為上古。虞知者。依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易興於中古。伏羲為興易之人。則伏羲之時為中古也。此由虞氏不悟繫辭所言之易。乃謂周易。易之興。謂文王作周易。不謂伏羲作八卦。故其下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由此言之。文王之時既為中古。伏羲理當上古。繫辭與莊子。其言如合符契。蓋在上古。人之知識猶稚。僅以簡易之結繩法為識事之標幟。行遠傳久之功。非其所任。是以伏羲思有以易之。而八卦興矣。惟今世所傳。又有重卦六十四。淮南鴻

烈解要畧篇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蓋劉安以六十四卦為伏羲自重。今依繫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重卦自出伏羲。使僅八卦以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徒為八事造此八名。何足言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觀六十四卦。人情物故。兼賅既眾。乃得言之矣。京房謂神農重乎八純。鄭玄亦主是說。余考定以淮南說為長。詳余之讀書小記。繫辭不言作六十四卦者。舉其初耳。重卦之形合體為字之濫觴也。以六十四卦復重。可以無盡。然卦形相似。多則易亂。觀莊子言。伏羲氏之時。民結繩而用之。是當時民

間。或不盡用八卦矣。惟古書言伏羲氏者。或並其後世言之。如言漢唐是。故神農之時。復修結繩之法。以為治。神農之時。所用結繩之法。或有以異於伏羲氏否。載籍無稽。以意測之。當有更張。然世代遷流。情事蕃變。結繩之法。無論疏密。不足周用。故至黃帝而書契作矣。

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由是可知倉頡以前。作書者已多。伏羲之八卦。以用為筮法。而猶傳其遺型。其他。則自倉頡之作。出而或滅或廢矣。

繫辭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未明聖人誰何。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虞知

者。以世本諸書言黃帝作書契也。惟孔安國尚書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畫八卦造書契為並是伏羲事。尋繫辭止言伏羲作八卦。不及造書契。他書亦未有言伏羲造書契。此何依而言然乎。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王鳴盛尚書後辨皆斥其謬。孔穎達不悟序出偽作。正義力申其說。晚近焦廷琥知書序之偽矣。其所著尚書仲孔篇亦以序義為長。今當正之。以啟讀者之惑。

正義曰。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

字。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孔何所據而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緯文鄙近。不出聖人。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以以為難。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歷說。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

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羲。

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曰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稱管仲對齊桓公以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是文字在伏羲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羲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羲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按正義第一事謂緯文偽起哀平孔所未見不可難孔馬鄭諸儒皆因緯文立說所見有異亦不可以難孔尋緯文

之起。雖張衡謂始於成哀。晚近惠棟。汪繼培。金鷄則謂戰代先秦已有其說。縱曰孔所未見。然說者既多。必有依據。馬鄭博聞。信之有以。豈若孔之所書。有同向壁者乎。何況古事。不賴虛播。竹帛亦可測之知慧。譬之赤子。方能匍匐。謂之走及千里。性雖可能。事即不然。今伏羲之時。方能造卦。便謂已有文籍。不徒於史無徵。亦是在理難諭也。

按正義第二事。謂繫辭言上古言後世聖人皆別起事之耑。不指黃帝堯舜時。且以棺槨始殷湯。而繫辭於棺槨之條。云古者。不云上古。見古者上古之別。以此證上古結繩。謂伏羲前後世聖人乃伏羲也。尋繫辭於取渙。取隨。取豫。

取小過。取睽五事。若無所繫。然世本曰。雍父作畚。胲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夷牟作矢。揮作弓。宋忠謂皆黃帝臣也。然則此五事冢黃帝堯舜而言。非可通於黃帝以上也。下文宮室棺槨書契三事。或曰上古。或言古者。此是臨文異詞。取便。非闢立義不同。知者禮記曰。有虞氏瓦棺。後漢書趙咨傳。咨遺書勑子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其說蓋本劉向。則棺槨不始殷人。既是黃帝已造棺槨。古者亦當謂上古。何況上文言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按世本曰。鯀作城郭。又曰。堯使禹作宮室。舜禹同時。則上

古古者不得有別也。又況伏羲結繩。莊子有之乎。故謂伏義前已結繩則可。謂伏羲前結繩而伏羲造書。梨以代繩。繩孔序之外。無有證讞。

按正義第三事。謂自來言蒼頡年代。莫有能定。按司馬遷班固去古較近。皆謂倉頡是黃帝之史官。許慎亦言黃帝之史。三君皆通人博識。豈無依據乎。司馬遷又從孔問尚書。故假如師有是說。何故背之。至徐整謂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言在炎帝之世。於倉頡之年代初無抵牾。何則。神農炎帝皆以表一代之號。非專斥始嘗草樹穀之君。則言在神農黃帝之間者。猶今謂蕭何在秦漢之間。顧炎武在

明清之際。謂在炎帝之世者。義亦可通。均不以此為疑也。獨慎到謂在庖犧以前。崔瑗曹植以為古之王者。衛氏言在庖犧蒼帝之世。則羅泌執之以定倉頡為禪通紀之古帝。而謂文字造於上古矣。見路史。今當斥羅說之謬。原羅之所依。首在呂氏春秋曰。史皇作書。次則淮南鴻烈解曰。史皇生而能書。高誘注呂書史皇曰。倉頡也。因謂史皇倉頡是一人。其他復據諸緯之文。定倉頡為古帝。今案世本作篇曰。史皇作圖。藝文類聚引圖字作畫。又靈巖山館本呂氏春秋亦作圖。不作書。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世本又曰。沮誦蒼頡作書。宋忠曰。黃帝之世。始立

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則似倉頡史皇是二非一。然說文
敘謂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則初文本是圖畫。不容
倉史裂為二人。余謂倉頡始明切木。因居史職。知者說文
曰。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晚近吳大澂王國維皆
謂中非中外之中。象所持之物。余謂史即聿之對文。說文
曰。聿。所以書也。聿下之本。即史上之中。到其形耳。又說文
曰。聿。手之走巧也。從又持小。余謂小非巾市之中。乃象切
木之具。即刀筆也。聿聿實一字。小本皆由十而變。金文聿
作丂。作聿。甲文亦然。其明證矣。史則因書而得名。故徒到
其形。此首鼎之例也。又說文曰。刲。巧刲也。此形聲字。或聿

之後起者也。非史於文為指事。蓋由倉頡所造。然則倉頡為始明。切木及造文之人。又復始為史官。因以得史皇之號。淮南修務訓高注。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復次後世不辯。誤古之二人為一人者。如莊子以唐虞時之彭壽與商代為伯之大彭為一人。而稱其年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詳余撰莊子義證。則亦安知非為黃帝史官之倉頡以前。別有為帝之倉頡。猶黃帝軒轅氏之前有軒轅氏。而後人誤以為帝之倉頡與作書之倉頡為一人。而號為史皇乎。又復安知非作緯之人誤讀史皇之義。而因造為禪通紀之古帝乎。且如盡信諸緯。則孝

經援神梨謂倉頡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象形之屬謂之文。形聲會意之屬謂之字。豈有庖犧僅能造卦。而倉頡在庖犧之前。乃能造象形形聲會意之文字乎。又孝經鉤命訣曰。三皇無文。前儒考正率以伏羲燧人。神農為三皇。羅妄依道書。分初三皇中三皇。皆無實指之人。其子革注。則依偽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此時既尚無文。安得三皇之前而有文字乎。將謂緯文隨意執舍。不勞閱實乎。羅說較堅。猶足摧破。正義所持。未之能信矣。況正義欲人不信諸緯。然則世本何可廢也。

按正義第四事。依易緯通卦驗載燧人刻石之辭。謂伏羲前有文字。尋此先當明於同號異實。以其功用相類。雖謂結繩八卦為文字可也。如界以條格。則文者。物象之本。得之自然。字者。子母相生。孳乳之義。非象形形聲之屬。不能負文字之名。至於伏羲以前。容有識事之具。徒若結繩之屬耳。若乃蒼牙之辭。必是既有象形形聲之文字後。轉譯其語。如八卦之知其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耳。知者緣蒼牙二字。蒼已屬於形聲。牙更歸於象形。二字造非一時。何緣邃古刻辭。已為聯合。況諸緯所書。半為詭迹。此辭隱內文孔。正當付諸聞疑乎。

按正義第五事。依管子韓詩外傳古者封禪之辭。夷吾仲尼猶不盡識。證伏羲前有文字。尋伏羲已前。已有識事之具。於理無違。證亦可舉。然非象形形聲之文字也。聖賢何必盡識。且以不能盡識。足證邃古識字之具。非同倉頡所造也。何況羲燧先後猶資揚榷乎。

綜上所談。由前儒略於三事。所以致誤。一事。不明倉頡以前。自有識事之具。徒非象形形聲之屬。二事。不明有書而刲木之文字。有非書而刲木之識事之具。三事。文字與書契異端。今為理此三端。便銷疑義。馬鄭諸儒所以楷定文籍。初自五帝。意蓋審諦於是乎。

今之文字。雖創於倉頡。而六書之備。則非一時。說文敘曰。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
謂之字。是則六書之中。倉頡所造。止象形指事會意之文
而已。晚近王棻謂倉頡作書。六者皆備。其所舉證。則倉頡
自制其名。已有形聲之字。此由不悟倉頡之名。彼時徒有
其聲。既造倉頡之字。仰而稱之。若黃帝之名軒轅。豈必倉
黃自作斯號。不然。倉頡連文於義言何。即謂倉頡造名被
物。宜不已遺。然倉為象形。理許自造。倉。說文曰。穀藏也。蒼
黃而臧之。故謂之倉。從食省。口象形。案如此說。於六書為
指事。然既從食省。於形不應作戶。余得漢代陶倉。其形作

○。疑為得倉之形。頡是形聲。從吉得聲。而吉字於書何屬。
尚復載疑。說文吉從吐口會意。已為迂回。金甲文吉字多
形。有作吉作吉者。似從土口。有作出吉者。難定所從。或謂
從口士聲。假是形聲。則四書並作於一時。準之知慧才明
圖象。遂及形聲。恐在古初。未爾超躍。章炳麟亦曰。象形指
事始於倉頡。其餘四事。亦已萌矣。何則。二三積畫。既是重
一。徒無異形相合。已肇會意之耑。又從ノ入。回從重口。命
以象形指事。于會意亦兼之也。氏從入聲。也從九聲。𠂔
雖不成名。八九居然可識。斯亦形聲之例也。初文準初文。
無慮五百當數千名之義。段借託事。自古以然。中之與耑。

予之與与聲義非有大殊。文字即已別見。當以轉注。宛而合符。此章謂六書已萌於蒼頡時也。然如章之所舉。皆出倉頡所造與否。寔隣墻證。二三積畫。雖是重一。實乃沿自卦象。金甲之文。四五有作三三者。此則具數理之觀念者。直為視而可識。無須察而見意。非徒隣異形相合而已。會意字不必定為異形相合。同形相合。如林屾等。皆是會意。乂字徐鍇謂象芟艸之具是也。許書列人。而人為部首。固未當也。詳余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回從重口。純歸會意。若昧合體之律。舍比類之條。則界域已無。論難束閣矣。氏為指事。入聲殊誤。詳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至於均字。實以

九。會意亦從九得聲。蓋九字金文作九。甲文作九。作九。即肘之最初象形文也。九。即古文九字。九。相絞。所以為躁。字歸會意兼聲。寔非初文可準。段借之字。章無舉證。徒以引申為言。猶非段借本義。章氏文始自注曰。說文以令長為段借。則段借即引申之義也。至若轉注。章氏知取聲韻相依。不徒同訓。而於形制。闕然不顧。亦為未諦轉注。所舉不足辯矣。王鳴盛亦謂疑蒼頡時六書已萌。然舉證不確。

若乃六書之名。周禮始著。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五曰六書。鄭眾注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段借。諧聲。鄭知者。

漢書藝文志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此六者。造字之本也。漢志本於劉向父子。必是自古傳述之名。若偽三墳。謂伏羲命臣飛龍氏造六書。段玉裁說文示部祝字注曰。說卦文。兌為口舌為巫。故祝從兌省。此可證伏羲先倉頡製字。不悟伏羲所作為三。後人以兌名之。乃以後作之兌說。先造之三。撰說卦者。又以為口舌為巫說。兌若以三言為口舌為巫者安在。段氏猶有此謬。於妄人何誅。或誣六書出於劉歆偽作者。康有為說。皆援隙奮筆。率脰瞽說。固不足辯也。

六書名號次第第二

六書名號。漢書執文志周禮注所述既殊。說文解字所列復異。今並舉如左。

執文志

周禮注

說文解字

象形

象形

指事

象事

會意

象形

象意

轉注

形聲

象聲

處事

會意

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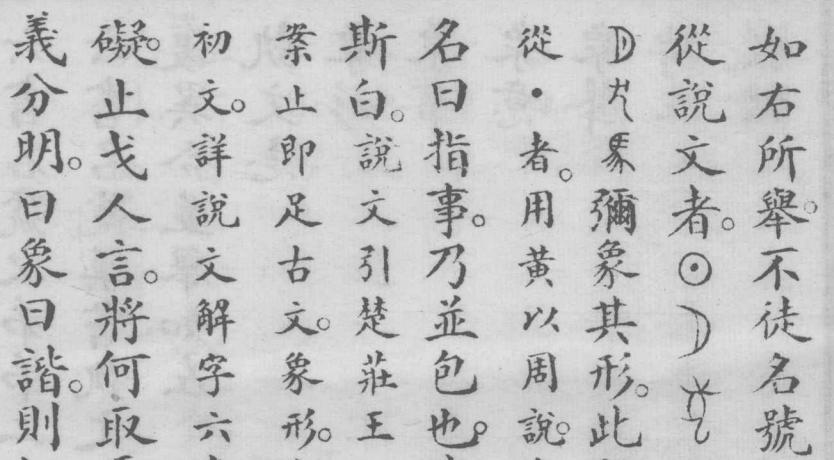
段借

轉注

段借

諧聲

段借

如右所舉。不徒名號既殊。即是次第亦異。今先說名號宜從說文者。此依甲文。說文所載小篆作曰。从象彌象其形。此謂象形。固甚當矣。一。說文作二。從者。用黃以周。說甘刀。此謂指事。曰象曰處。不能兼舉。名曰指事。乃並包也。武信果杳。此為會意。二體相會。其意斯白。說文引楚莊王曰。止戈為武。鄭樵駁之。謂從戈亡聲。案止即足古文。象形。武從止戈。會持戈舞蹈之意。為舞之初文。詳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如謂之象施於果杳。庶其隸礙。止戈人言。將何取焉。江河鯀鯉。此謂形聲。形主聲從其義分明。曰象曰諧。則江河可通。鯀鯉未然。然則班鄭立名。

雖異妄作。而函誼不完。斯較許劣也。

若乃次第。鄭氏所敘。實亂條理。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段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王筠曰。張氏既引保氏。則所列名目當出鄭注。而次第不同今本。或張氏所據鄭注。為未經倒亂之本。徐鍇段玉裁論之詳矣。黃以周晚出之士。乃曰。六書次第。要以班氏為最得。先鄭次之。其說曰。先鄭之意。六書以象形會意轉注為初基。處事段借諧聲為孳乳。處事與象形對。形不可象而指事起。處事者。處其象形之窮者也。段借與會意對。會意為本意。其輒轉引申為段借。段借

者。段其會意之遠者也。原注亦以造字之段借言。如朋來諸文是也。諧聲與轉注對。轉注為形意相顧字。其形意不相顧者為諧聲。諧聲者形聲字。非形意之相轉注者也。鄭意然乎。不可得證。以余所見六書聯母相生條理密察無是繖繞。如黃所言形不可象而指事起於道則然。若謂段借與會意對。段借者段其會意之遠者也。今以朋來二字言之。以彌鳥為朋黨字。以來麌為行來字。斯正黃之所謂輾轉引申為段借也。然朋來本文並乃象形。則是依聲託事。不局會意明矣。如黃所言諧聲與轉注對。轉注為形意相顧字。形聲為形意不相顧字。則考老二字許君所舉

為轉注之例者。老字為從人毛匕。明屬會意。又與武信何以別乎。考字從老省。万聲。明屬形聲。將屏考字於轉注之外乎。段如黃以考字為從老省。從万亦聲。黃解考字與曹仁虎同。並迂曲難從。則是以會意兼聲者為轉注耳。鄭珍亦主此說。並謬。老字既非會意兼聲字。而說文中與老考同例者。不乏可徵。如人部則有儻。何耳部則有聽。聆。心部則有意。志依段本。艸部則有蕎。當。言部則有謹。諱。水部則有汜。濫。手部則有搘。掘。金部則有鑛。鑿。車部則有轔。轔。果皆如黃之所言。形意相顧者乎。然則其說無根。徒費巧思。鄭之次第。未為準繩矣。榷而論之。班序為當。故徐鍇曰。

凡六書之義。起於象形。江聲曰。依形而製字為象形。因字而生形為指事。孔廣居曰。象形多獨體之文。事意聲多合體之字。文為母。字為子。事意聲之字。皆生於象形之文。王筠曰。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為是。況祥麟曰。六書次第。以埶文志為正。鄭知同曰。象形者。造字之始。黃以周曰。班志本於劉歆七略。與大聖造字之次第最合。凡造字以象形為最初。既象其形。乃有事可指。斯並深察密識。揚班志之次第。抑鄭許之所列也。戴震段玉裁雖深通斯學。而依違莫決於是。楊錫觀則曰。後儒並稱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故列六書者。咸以象形為首義。愚初是其言。既思之而知。

其非然。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夫所謂結繩者何。意為記事也。後世聖人繼羲畫而立文。為上下宇宙百官萬民之事而作。不可已。非為象形而作也。象形乃其發軔下手處。後世泥觀察奎斗艸木鳥獸之文語。因以象形為首義。以指事為後起者。失史倉之旨矣。許氏以指事列六書之首。其次敘原流條貫豪不可紊亂。張行孚亦曰。六書次第當以制字先後為敘。而許氏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則制字莫先於一畫。故王弼亦云。造文者造於一也。夫造文者造於一。而段玉裁王筠皆謂一之形於六書為指事。則象形豈得次於指事之前乎。張說與夏炘

同。較夏為詳。故據之。沈秉士依德國史學家 Comprecht 氏所分人類思想發達為五時期。第一曰象徵主義。第二曰模型主義。第三曰因襲主義。第四曰箇性主義。第五曰主觀主義。以之比擬造字原則發達之次序。而以指事二二之類屬象徵。象形屬模型。斯又晚出之說。而助許張目者也。依次釋之。以明大制。

一。楊謂文字為事而作。非為象形而作。是也。然言造文之意。則為記事。言造文之法。則始象形。本為二端。固不相妨。且楊謂象形乃其發軔下手處。則轉以證班序之不謬矣。蓋楊之誤。在以六書指事之法。與記事並為一談。王筠僅

謂其說未確。可謂恕辭。

二張以造文起於一。而段王皆以一為指事。故六書之次。宜首指事。尋造文始一。其說無根。若謂始作必簡。則猶有一字。然一乃象形之文也。且鄭樵起一成文之圖。前儒猶或非之。至若許氏說文始一終亥。乃是作者寓意。其解一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者。尋易緯乾鑿度曰。一者形變之始也。黃以周曰。一為造字之最初。以象太極。故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上其畫以象天。下其畫以象地。故又云。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案說文不字說解曰。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形。至字說解曰。鳥

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旦字說解曰。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或字說解曰。從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然則黃說為有徵矣。又惟初太極之極字。徐鉉校定本作始。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王筠曰。此論道。非論世。故舉繫辭易有太極以立言。大徐本作太始。非也。雖易曰。乾知太始。然下文方言造分天地。此不得偏主於乾。余案。極為屋極。亦有始義。以此言之。造文者。以天地之形。仰觀俯察。橫徧而已。一為象形之首作。非指事之造。耑明矣。不然。雖曰會意。亦何不可。且張氏嘗曰。指事之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體非字。如一在一上為上。

一與一兩體皆非字。許氏以為指事。案一在一上為二。下一畫即說文部首之一。一地也。惟一上之一。非字。口含一為廿。口為字而一非字。徐氏錯以為指事。是也。然則非先造一與口而後作二與曰乎。以子之矛還攻子盾。未知張氏何以為辭。

三。沈所依來氏範疇施之文字。還許得立。徒當計文字發生之程序。不合說六書構造之次第。是故結繩八卦。可當象徵之文。倉頡所書。寔合模型之義。

三難既除。還有證驗。說文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類為物類。日月山川牛羊中本之區別是也。依物之類。

而各象其形。故曰。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刀是也。此則形為首作許。固自言。況傳稱黃帝正名百物。亦由倉頡造成象形之文。被於日月山川牛羊中木之物也。又指事與象形同謂之文。指事與象形異者。象形之文。當其造成。即如物體。○刀文。是也。指事者。先有象形之文。從而指之。二一。甘刃是也。先有一口刀之文。而後以· · · 一一表所指之事。指之者。非字也。然則指事安得次於象形之前乎。又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蓋在象形會意之間。今以二一。果杳四字言之。果從日在木上。杳從日在木下。與·在一上為上。·在一下為下。所以別異者。果杳二體。

成文。一一一體非字而已。段以指事次於象形之前。則是會意又當居於指事之上矣。綜是而談。事後形先。不難稽定。

獨體之文易窮。合體之字斯作。無形可象。事亦難指。然後會意所以者何。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比類相諭。意在其間。單舉一字。便非此誼。惟是許書次第。形聲先於會意。自來學者。雖諍不烈。王筠曰。班志列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何也。形聲一門。兼象形指事會意以為聲。於省聲尤可見矣。肘從肉寸會意。故紂酌等字從肘。省得聲。苟不先有會意之肘。將何以為聲。案王固助張

六書解傳
班敘者也。然其說不堅。還為人破。尋形聲之字。雖所從得聲之字。實兼象形指事會意三者。然如所舉𦥑𦥑等字從肘省聲。肘從肉寸會意。不悟肘為寸之後起字。寸又九之後起字。寸九皆為指事。𦥑𦥑自從寸聲。不必從肘省而得聲也。惟然從𦥑得聲。𦥑從具得聲。凡𦥑具或三字。均為會意。張行孚則曰。會意形聲。力敵勢均。絕無先後。形聲之字。有以會意之字為聲者。會意之字。亦有以形聲之字為意者。今因形聲之字。以會意之字為聲。遂謂會意當次於形聲之前。則言字從口平聲。而信字以人言會意。嘗字以言中會意。放字從攴方聲。而教字以出放會意。

敷字以白放會意。不又形聲當又次於會意之前乎。此張
駁王於理若當然。尋會意形聲各有先造後造之字。說文
載信之古文作仁。從人口會意。此先造之會意字也。江河
之聲。取譬工可。此先造之形聲字也。後則隨意諧聲。不局
取譬矣。今以金甲文證之。會意字從形聲字會意者。猶不
多見。便可測知先造會意之字。純以多形相合。如甲文執
作𠁑。寔作𠁑。寔為搜求本字。朱駿聲說是也。及作𠂇。
啟作𠁑。牧作𠁑。作𠁑。羔作𠁑。既作𠁑。即作𠁑。
射作𠁑。饗作𠁑。晨則𠁑。以見日沈而人卧。宿則𠁑。
以見人卧於席。印則𠁑。以見一爪按人。彘則𠁑。以見

以矢貫豕。雖為合體之字。猶類象形之文。以此相證。足明其次。當在形聲之前矣。況如說文所載形聲之字。金甲文多作會意。如說文剗從臬聲。而甲文作斂。從刀臯會意。說文重文作剗。說文沫從未聲。而甲文作𦥑。從刀又頁皿會意。說文重文作𦥑。說文野從予聲。而甲文作𦥑。從林土會意。此亦可證會意先造。形聲後成。況詳說文九千三百餘文。象形之字最少。指事次之。昔人每誤指事字為象形或會意。故指事字轉少。會意又次之。形聲最多。所以者何。山川金石鳥獸艸木。語其大體。區以別矣。若乃同類異狀。宜有私號。而事物相似。則形不可勝象。非有殊德可

以表識。則無事可指。但為分別名號。無有意義。則無意可會。三者俱窮。然後形聲作矣。

轉注段借之次第。雖班許所同。亦當顯其先後之故。以示楷定。尋轉注之說。自來學者。紛如衆訟。約而言之。則轉注者。因此字而造彼字。若人毛匕為老。因老字之形聲義而造考字。故考字冢老字之形。同老字之義。徒易以疊韵之弓聲而已。段借者。因彼字以為此字。若因卫遇謂之令之令。而段為守令之令。因中長之長。而段為長幼之長。令為生命之命本字。說詳說文六書疏證。長為中長義。羅振玉說是也。故轉注猶有所作。段借竟無自生。尋其後先。不勞

更決。

復次說文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則謂之字。斯雖言其大氏。實詔人以文字發生之次第。文為形符。字為聲符。形符所屬。則象形指事會意是矣。聲符所屬。則形聲轉注假借是矣。然則形意先後。不勞辯而定矣。況乃聲符所屬之字。其表義之部分。固顯然為形符之文。抑其表聲之部分。亦未嘗離於形符之文乎。由此言之。六書聯貫相生。次第自然。班固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其言必有耑緒。至若鄭許皆經師。未必昧於此理。蓋漢世小學猶盛。人諦於是。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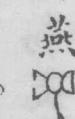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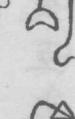
號次弟。不嫌異說耳。晚近戴震段玉裁覃精文字之業。以名於世。猶復不審六書。益造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字之體。轉注段借二者字之用。許宗彥黃以周糾之是矣。夏炘乃曰。事形聲意轉注段借。雖皆造字之體。然就六者分之。則事形聲意者。轉注段借之體。轉注段借者。事形聲意之用。顯然有別。戴氏之說。固終不得而廢。尋戴段以互訓說轉注。引申說段借。未明二書亦為造字之本。妄害形事意聲有造字之法者為體。注段不見有造字之法者為用。其所謂用。指訓詁耳。夏氏彌欲掩益。而布在方冊者。卒莫能諱也。今明轉注段借二者。對他書言之。若未嘗有自

造之能。以自體言之。則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如考老而後為轉注。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如令長而後為假借。故轉注假借。不見造字之迹。而為造字之本也。

象形解例第三

象形者。說文敘曰。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曰𠂔是也。日字說解曰。實也。太陽之精。象形。月字說解曰。闕也。太陰之精。象形。蓋造文之初。不殊作畫圖寫物象。務似其真。故日象四時之無虧。月似弦魄之有闕也。以此推之。長鬢軒昂。因而製[䷃]。不馬。此係甲文。金文有作[䷃]者。巨角庞大。於是造^犮。牛。^𦥑魚。^𦥑鳥。此依金文。^𦥑犬。^𦥑豕。既宛若其形。兀^𦥑酉。^𦥑豆。^𦥑矢。^𦥑弓。亦各符其象。此所以象形之文。咸為獨體也。惟考象形之文。亦無一致之作。說文所列。古籀小篆。往往而殊。丙之與丙。說文丙。舌兒。

從谷省象形。案此為古初文象形。非從谷省。詳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曰**之與**因**。是其例也。說者謂古文小篆規模畧異。譬之繪事而可知也。古文殆同工筆。必毫髮之無傷。小篆方於寫意。徒匡廓之粗具。余按何者為古文。昔人所指。蓋在許書所列式為古文一之類。然許所稱古文。乃謂漢代所傳古文經傳之文。以別於今隸。號為古文者也。故說文敘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不以是為古於大小篆文。且觀小篆。雖詖省改。然亦稍就整齊。以為秦制。若其制作。固有所沿。何必異於古籀者。定是秦之改作。今試以甲文證之。雨字恆見作𠂔。而間亦作一用。則與小篆同。

矣。然說文雨字之下。固別出古文經中雨字作𢂔也。牛字
恆見作𢂔。亦與小篆同矣。而甲文別見牛字。又作𢂔。
也。若甲文豕則有𢂔𢂔之別。犬則有𢂔𢂔之殊。
  之與   燕。
  之與   龍。
皆有繁簡之分。若示意象之異。然則古來形製自是不齊。
必謂古文小篆所由區別。非極成之論矣。
象形之文。惟在取似物體。不徒正側。固無規齊。亦復簡繁。
未嘗刻定。然而界以一言曰。凡畫成物之形狀。不可分析。
者為象形。象形既為純形獨體。理絕疑端。而鄭樵倡兼生
之論。近人多合體之談。變例減文。家自立說。視聽易昏。未

可謐爾。

尋鄭樵謂象形有正生側生兼生之別。若以會意之邑轝
衆。指事之泰屯果。並入象形。謬不勝書。譏彈難偏。其說兼
生復勞二例。一曰。兼聲。齒金禽戊龍韋之屬。是也。二曰。兼
意。龠鬯寸弄函盥之屬。是也。今詳象形之文。為數至少。說
文所指。如一天地之天本字。一地之初文。一籌數之一。二
數名。三三籀文四。即四之初文。乂古文五。即交互之互本
字。王今作玉。气一。即俗謂棍棒之棍。艸中艸一字。木小當
依甲文作人。八八分別劈一字。八為初文。采采番一字。
牛口。」張口之口。止止乍足足一字。乍小篆作亡。說解曰。

止也。齊侯敦作止。未距作止。象足形甚明。止正正是一字。
正行不為行省。箋衡皆訓迹也。是為一字可證。牙龠散氏
盤有龠字。以王孫鐘龢字作龢師允敦作龢魯遷鐘作龢
證之。即龠字也。蓋龠為三孔之竹管。𦇧象竹管。𦇧品龠象
孔篆法不取整齊。故小篆變譌為龠。實為象形。不從品龠
也。冊干當依甲文作干。干羊弔一字。丙卜十陌之初文。弔
禹禹鶩一字。爪不又从人卜用墉之初文。目自白亦
自字。羽住羊之初文。由彑而變。彑見口羊敦。甲文亦有
兮字。又變為兮。羊自羊字作兮。變則為兮。兮見甲文。再變
則為半矣。兮音工瓦切。為淺喉音。羊音與章切。轉深喉耳。

鳥彔 小篆作鳳為形聲字。烏鵲馬羊么說解曰。象子初生之形。殊無其象。疑與糸一字。糸之古文作⁸。字形既同。又么部屬字。幼訓少也。當為力少也。蓋從力么聲。故讀伊謬切也。二么為絃。幽幾二字從之。幽字金甲文皆從大。蓋二么即絲字。絲極細散。待光而別。故從火耳。如此相證。么為糸字明矣。予肉肩說解曰。小蟲也。按肩本是象形。蓋其形如蠶者。故○象其首。○象其身。既非從骨肉之肉。亦不從口。而之口得聲也。熊能龍羸等字。小篆皆從肉。乃形似而譌。羸刀半角鄂侯鼎角字作肉。甲文作肉。純象角形。竹甘箕之初文。今譌作廿。凡凡几一字。工工巨一字。

乃豈數之初文。豆虎之初文。皿𠙴說解曰。𠙴盧。飯器。即器皿之器本字。𠙴器雙聲。又𠙴曲一字。曲小篆作𠙴。𠙴之與𠙴猶𠙴之與𠙴矣。曲下曰。象器曲受物之形也。當為𠙴字本訓。儀禮大射儀鄭注曰。幽以承尊也。段玉裁據以為鄭時有幽字。鄭珍據以為豐之重文。按豐豐實一字。豐下曰。行禮之器也。甲文有凸凹字。即鄭所謂幽以承尊之幽字。王國維謂象二玉在器中。古者行禮以玉也。古𠙴𠙴一字。以此相證。𠙴之為器益明。由習俗通借器為𠙴。而𠙴遂為飯器之專名耳。主鬯說解曰。穀之馨香。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也。或說。鬯。一粒也。又讀若香。檢窪叔

敦有𠙴字。證以許書從匱之字。如卽。散氏盤作𠙴。盂鼎作𠙴。甲文作𠙴。既。邵鍾作𠙴。頌鼎作𠙴。甲文作𩫔。𩫔食。仲簋作食。甲文作𩫔𩫔。金文諸食字偏傍。亦多作𩫔。鄉。甲文作𩫔。是𠙴即匱矣。𠙴小變則為𩫔。仲義敦食字作𩫔。是其證。又變則為𩫔矣。然非從匕。匙之匕。以甲文即既食鄉諸字偏傍觀之。𠙴𠙴二形。皆象有蓋足之器。說解又讀若香。小徐本無又字。此字既非形聲。又止有讀若香。無別讀。則又字為妄加矣。讀若香者。由匱本與匱一字。韋字從匱。不𦵃。敵作𩫔𩫔。甲文亦多作𩫔。𩫔𩫔之形。亦由𠙴而變也。匱即烹煮之烹字。故食即既鄉皆從𠙴也。亨。普庚切。音

屬滂紐。今皇音皮及切。音屬奉紐。皆脣音也。又及音羣紐。
庚音見紐。皆淺喉音。則皇高一字而二音。皇讀若香。而今
音皮及切。其故亦可知矣。古烹煮之烹。與亨利之亨。一字。
亨音許兩切。與香雙聲。皇既與高分為二字。而皇音仍讀
若香。遂以香字之義訓皇矣。不知皇為豆豆之譌變。遂有
嘉穀在裹中也。所以掇之之說矣。後人見皮及切之音。與
香甚遠。妄於讀若上加又字矣。入入山穴一字。高高象形
者。篆蓋本作𡇗。變為高。高見甲文。不從冂。矢冂亭亭京
一字。靜敦京字作𠙴。公姒敦作𠔁。甲文作𠔁𠔁。皆象亭形。
無丘意。亭即𠔁之變。不從丁聲。亭訓人所安定。故天子所

都曰京。高高即鍛之初文。鍛訓釜大口者。從金。夾聲。夾從父。高省聲。甲文夾字作𠂔。又作𠂎。則合由𠂔𠂔而變。高又其變者也。𠂔𠂔正象釜大口形。不從高省。高訓滿者。雙聲為訓。又疑𠂔高亦一字。形聲義皆近也。來𠂔今誤作𠂔。叟叟皆各自象形。猶鳥鳥矣。𠂔今誤作𠂔。𠂔今誤作𠂔。𠁧○此圓之初文。𠁨此牆垣之垣初文。𠁩此畝之初文。論語某在斯。本作△在斯。△即𠁩之隸變。如𠂔之變為公矣。亦借為公𠂔之𠂔字。○此象回帀形之口。今許書搃為一部。貝日𠂔。今誤作𧈧。月夕一字。囧囧𠂔一字。𠂔今作窗。古文作囧。孟鼎明字偏傍作𠂔。毛公鼎明字偏傍作𠂔。

甲文明字偏傍亦有作囧者皆其證也。乃肉𠙴今誤作齊。
𦥑父巳鼎鼎字如此。自文鼎字作𦥑。鼎文作𦥑。皆合三足
兩耳之說。孟鼎作𡇁。甲文作𡇁。此小篆作鼎之由來也。𡇁
今誤作彖。禾米赤瓜呂冂。𡇁之本字。冂冂月日一字。冂為
最初文。冠字從之。今與𡇁之本字混。网甲文作𦥑。純象形。
不從冂。巾人巳入。傾之初文。匕匕箸之匕。𠔁況祥麟張
文虎羅振玉均謂象形。不從二人。毛戶舟入。百彑文
甲可公𠙴之初文。○包東之包本字。今與𠙴之初文混。山
广厂舟而舟一字。豕豸兕易象馬鹿鷹兔鳩兔鳩各自
象形。犬鼠能火大大介夫一字。凶心水入泉爻云後起

字。魚燕龍孔廣居謂象形。飛凡乙鬲戶耳臣手卒女當從甲文作𠂔。民萌之初文。乂戈弋𠂔𠂔𠂔𠂔筐之初文。甾當從金甲文作𠂔。瓦弓糸虫它龜龜卵力且斤斗矛車匚匚宁殼离萬禹鬻禹五字皆各自象形不從𠂔。丁今俗用釘字。巴捺子𠂔𠂔午杵之初文。申電之初文。酉戌戌戌。甲文作戌𠂔。父戊舟爵作𠂔。戌頌鼎作戌。甲文作𠂔𠂔。皆象兵器。蓋二百餘字。實無兼聲者。齒字。說文列其古文作𠂔。則從張口之𠂔。而父指其形。此屬指事。篆文作齒。增止為聲耳。金字。說文謂從土。八指金在土中。今聲然。金文中金字作金。作金作全。作金。甲文土字作且作△。

說文𠂇下曰。𠂇土為牆壁形。其實𠂇從三△。△即土字。金字從△從土。八或𠂇或丶象金。明金在重土之中。此指事正例也。禽字。說文謂從𠂇。凶象獸頭。金聲。則亦指事兼聲也。然指事所從者皆象形之文。絕無變例。而禽字從𠂇。𠂇為會意。其文為九𠂇相交而義亡矣。說文𠂇訓獸足蹠地。即蹠字義。𠂇義雖亡。而禽禹萬禹鵠禹諸文。必不從𠂇。蓋似𠂇而非𠂇字。象獸之足尾。禹蓋全象獸形。其𠂇頭雖與金甲文中今字同。然象形兼聲者。僅此一字。不能無疑。戊。說文謂從戈。レ聲。然金文作伐。作𠂇。甲文作王。作𠂇。均象大斧形。龍則甲文並象形。見上。說文謂從肉者。由𠂇而

誤。童省聲者。由寸而誤。韋說文謂從舛。口聲。則為形聲之字。而古文作𠂔矣。似皮韋專字。象形。龠說文謂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金文作龠。象形。形似冊字。非即冊字。前人多誤為冊字。甲文有龠字。或釋為龠。則象形兼聲。然疑為龠字。鬯從匕山而必象之。此指事也。寸從又一以指寸。甲文作九。此九之後起字。肘之古文別體也。當屬指事弄。從~~冂~~玉。分明會意。甬字。金文作甬。甲文作匄。象矢在甬。當為指事盥字。甲文多與許書形合。會意字也。然則象形之無兼生。可以決定。蓋兼意之文。即為指事正例。兼聲之字。許書所見。差及百。一如聿從聿一聲。段玉裁已能正之矣。

則許書或有所譌。不得據譌為準。況如鄭說之繳繞亂律乎。晚近朱駿聲張度亦有兼生之說。雖持之若有故。言之若成理。而實無諦於造字之法。至王棻乃謂象形有兼轉注者。不悟轉注段借名在四書之外。實居四類之中。安從而兼生也。既由不明六書定律。復好自生向壁之說。鄭氏之言。寔為厲階。王有形兼注意兼注聲兼注及注兼借借兼意等說。均不足辯也。

至若合體象形。段玉裁已不能正。今則章炳麟猶持之。段之言曰。有獨體之象形。如日月水火是也。有合體之象形。從某而又象其形。如衰從衣而以林象其形。箕從竹而以

廿象其形是也。象形則成字可讀。拊於從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如段所舉象形之例。實乃指事之法。然若箕字。今雖從竹。而說文列其古文作廿。證之金甲文亦多作廿。則廿固象形之文也。從竹之箕。乃後起之俗字耳。章於說文果字從木象果形。謂此合體象形也。於𠂔字從土山。山象形。謂此合體象形也。如章所舉果字。甲文作𡇗。作𡇗。象木上有果。𠂔從土。而山象搏結。並一體成文。一體非字。當在指事之科。不入象形之列。

朱宗菜錢玄同各立三例以說象形。朱之例。一曰。純象形。

○**𠂔**雨山川火之類。是也。例二曰。合體象形。雲𠂔𠂔米𡇗𠂔𠂔不𡇗之類。是也。例三曰。變體象形。𠂔𠂔大大不米𠂔𠂔之類。是也。然如雲則𠂔之後起字。與箕同例。𠂔字。甲文作𠂔。正合土高之訓。當是從二土會意。甲文土字作𠂔。說文列其古文作𠂔。明重土所以為高也。形譌為𠂔耳。米字全體象形。甲文作𣎵。𠂔从目而𠂔象目圍。𠂔象毛也。𡇗從木而𠂔加於中。明其有束。𡇗從木象形。彗說文謂從又持𡇗。段玉裁鄧廷楨許棫誤讀𡇗為姓字。今以甲文證之。其形作𠂔𠂔𠂔𠂔。並是以又持埽竹。或且箸塵。徐鍇謂之

指事。是也。不至皆從一而从卩象鳥或上翔或下至。血
從皿而一象之。凡眉血束巢彗不至七文。並指事正例也。
「象人之橫陳。熙明首是到縣。」不為木之無頭。虎象獸之
奇偉。記文虎虎文也。象形。案甲文虎字作虎作虎。孫詒讓
謂虎當為虎頭。猶夕為豕頭。余謂孫說是也。並是象形。鳥
鳥疑古字不分。甲文鳥作鳥。金文鳥作鸟。而
金文鳥作鳥。即說文所列鳥之古文作鵠。似未
易別。即今有別。亦當屬於象形。若大犬皆從大而以广
又傾指其夭矢。未從木而重其枝葉以象茂盛。均亦指事
正例也。然則變體之名立雖無傷。去亦未損。錢所立例一

二同朱三曰。記識象形。謂以記識顯其象形也。錢所舉證。
如刃亦本彫之類。是也。其說曰。刃為刀鑒。彫為臂下。本
為木根。彫為目圍。刀鑒臂下木根目圍。非能單象。必全
畫刀人木目。方能見。但既畫刀人木目。則刀鑒臂下木根
目圍之意。又不見。故就刀大木目四文。加記識以顯之。此
為象形之極變。昔人多以此類歸入指事。則有二誤。一刀
亦本彫。是物非事。歸入指事。則形事二書。何以判別。二指
事雖用點畫作記。然點畫即其所指之事。如甘中之一。即
指甘味。臼上之丨。即指氣出。京下之丨。即指崇高。只下之
八。即指引氣。非於一丨一八諸記外。別又有所記也。若夫

刀旁之一。非即刀鑒也。亦中之二。非即臂下也。木下之一。
非即木根也。色目之一。非即目圍也。其用記識。乃以顯形。
非記識。即其形也。此與指事大殊者也。尋錢所舉刃火
本彑四字。惟本字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從木從丁。
則當屬之會意。然說文列古文本作火。下之火。形象根
多竅。非從三口。木成字而火不成字。此指事之例也。木字。
上象枝榦。下象根株。惟既為木字。不能兼為木根之名。故
即於木之象根株處。一以識之。所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
者。正在斯耳。如古文之火。尤其顯顯也。至於刀火與
彑。當歸指事。夫刀為刀鑒。刀刃非二體也。不徒書所難形。

亦復畫不能別。惟以鑒即在刀。故、指之、雖非刃。而意
在刀鑒。亦為臂下。臂屬可圖。而臂下空虛。畫亦難箸。惟有
識。於大之中。則視形而察意矣。然則。雖非臂下。指此
為臂下也。目圍本是可圖。然非具面之形。亦將無以判別。
苟具面形。又即面字。非徒目圍。故惟以「」識於目旁。指為
目圍。金文有「」字。吳大澂釋為明。引楊沂孫說。～象眉骨
形。余謂此即睂字。乃界域爾殊矣。至錢謂「」中之一點畫
即指其事。刀旁之「」記識。非即其形。然曰乃舍之初文。口
中之一指所含之物。錢方判別事物。以分形事。而乃仍曰
為指事。歸刀於象形。亦所難諭也。且錢謂「」中之一。即指

甘味。味附於物。與刀之在刃。轉相符合。況口中箸。一又象
何物。徒以在口之中。察知為含。然則刃亦本焉。正許氏所
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指事之正軌也。舉一反三。他亦同
例。若事物區分。將於何準。義將申於來章。削贅文於是牘。
林義光分析象形為五類。曰全體象形。日月人馬是也。曰
連延象形。須眉酉血是也。曰分理象形。匚困周𠂔曲飞申
是也。表象之形。矢夾慶丐兆年芊是也。曰般列象形。夾
竝畢秉旦莫明扁是也。余檢林所舉之須眉血矢兆年
芊八字。一體成文。一體不成文。皆指事之屬也。夾竝畢秉
旦莫明扁八字。二體會合以成義。皆會意之屬也。丐從二

人相擁蔽亦會意也。慶從夕。從鹿心聲。則會意兼聲矣。憂乃形聲。不得據金文以更許書。酉為酒之初文。飞為電之初文。圉即用之異文。用乃墉之初文。金文多以用為周。以與日月人馬殊無異致。則五類之分為無據矣。

胡韞王祖王筠之說分象形為二類。一曰正例。正例為純形。二曰變例。變例為非純形。胡之言曰。象形變例者。視純然象形之文則為後起。蓋已非獨體。今檢胡說變例。又分八類。一曰一字象兩形者。弓既象含深。又象華之未發。○既象淵水。又象雷聲。二曰減文象形者。虎為虎文。而仍為虎也。三曰合體象形者。臼以山象畚具。而中象米形。四曰。

象形兼意者。果從木而田象果之形。石從厂而口象石之形。五曰。形兼意之異者。為象母猴而其為禽好爪。故從爪。爪由猴生。非如果之由木而生。故為小異。六曰。形兼意別加一形者。弋。象析木銳衷箸形。厂象物挂之也。眉從目从象額理。而以ノ象形。七曰。形兼意與聲者。齒從口犯切之山中一乃上下齒間之虛縫。从象齒形。龍從肉。龜象蜿蟺鱗爪飛騰之形。童省聲。八曰。似無形為仍象形者。按一字象兩形者。斯乃物象偶同。或為篆形適合。故本無所嫌。不成一例。弓之訓。譚猶束之訓。動疊韻為訓。此例實多。而弓自象華之未發爾。雷之籀文作𦨇。此由雷之別體。亦有

作^𦥑者。今見說文雷下曰古文。然其字由^𦥑而變^𦥑。則從初文電。瞶聲。不與淵水之^𦥑同形。是胡此例不成立矣。虎為虎之初文。甲文可證。古篆繁簡。未嘗刻定。不得以或繁或簡。遂判二例。𠂔從阱阩之阩。初文作^𠂔者。从^𠂔象所春之物。此指事之文。果石均一體成文。一體不成。正與𠂔同。亦指事也。為字。金甲文多作^𠂔。从^𠂔引象。實二體成文。會意之字。戈所以縣物。莊子人間世曰。求猿猴之戈者。故作^戈以象之。此亦純形也。眉從目而^𠂔象眉之形。金文眉字作^𠂔。以之相證。久非額理矣。然即如許說。亦一體成文。一體不成。為指事也。齒則齒之後起字。齒從^𠂔而从^众

象之一為表上下齒之間。胡說固極成矣。則齒亦一體成文一體不成之指事字也。龍為象形更無待論。若似無形為仍象形者。如气八只兮余等字所從之八。乃諸文可以當之。然不必徒立變例也。至胡所舉例如衣身二文。衣為純象張衣之形。身為從人而象懷孕。身即孕初文。指事字也。然胡雖歸變例之列。亦已明其為純形矣。然則變例竟不成立也。

由此觀之。許於六書各立八字條例。二字佐證既明且悉矣。王筠撰說文釋例。號稱精審。而於象形。歧析多端。王於他書亦然。良於許例。翫之未醇。自致繖繞。至欲碎義逃難。

翩其反爾。

指事解例第四

指事者。說文敘曰。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視而可識。則形自分明。察而見意。則義須默會。如曰為含物。視一在口中。即識為口中有物。至察物何以在口中不在口外。乃見含之意也。又如刃為刀鑒。視一在刀口。即識為刀口有物。至察物何以在刀口不在刀背。乃見鑒之意也。故此八字之條。寔為指事律令。許所舉證之二二二字。本與甘刀同例。以其雖為積畫。長短自殊。長畫即說文部首之一。所謂造分天地者也。故二之下畫為地。二之上畫為天地。上之一。天下之一。皆為所指之物。而非部首之一矣。學者

忽於許敘八字之條。遂昧指事之作。若徐鍇之於叉叉尹寸之屬。眉刀甘朱之倫。斥為指事。識其職矣。而於豐豶血之類。又不能是正其書。且牟羊實同。刃刃相等。而於牟刃則云指事。於半刀又無說焉。是則偶爾會心。致有一得。非闡明於律令。所以能斷也。自爾學者。率無塙見。段玉裁於指事之文。強半謂之合體象形。而於凶字。說文謂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段則曰此為指事。獨得之也。然亦偶會。非關灼見。王筠曰。指事二字。須分明說之。其字之義為事。而見。則先不能混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不混於會意形聲矣。以

是而名為指事。斯為塙見也。又曰。有形者。物也。無形者。事也。物有形。故可象。事無形。則聖人創意以指之而已。夫既創意。不幾近於會意乎。然會意者。會合數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為之主。斯為指事。說文曰。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曰。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即此二語深究之。即知所以別矣。張行孚曰。六書之例。惟指事一門。說文言之最少。故諸家說指事。往往與會意相溷。且有與象形相溷者。愚按指事與會意。其字雖皆兩體相成。然必兩體皆字。而可會合兩字之意者。為會意。如一大為天。

一與大皆字。其意謂天之為物。至大無二。案天為初文。顛字。金甲文多作大。或作夭。作夭。象人顛形。與天矢一例。於六書為指事。段借為天地字。張猶沿舊說。非是。人言為信。人與言皆字。其意謂人之出言。宜乎有信。卜中為用。卜與中皆字。其意謂卜而既中。乃可行用。案用為墉之古文。金甲文作閞。作用。即說文列古文用作用。均不從卜中。乃象墉形。詳余之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張沿舊說亦非。又中為史。又與中皆字。其意謂史官所書。手持中道。案史為手持識字之具。於六書為指事。張沿舊說亦非。凡兩體相成。莫非兩字。是也。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

體非字。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為指事。如一在一上為上。一與一兩體皆非字。許氏以為指事。口含一為甘。口為字而一非字。徐氏錯以為指事。日出一上為旦。日為字而一非字。江氏聲以為指事。到入於一為干。入為字而一非字。王氏筠以為指事。凡指事之字。兩體相成。必非兩字。是也。夫一在一上為上。口含一為甘。日在一上為旦。到入於一為干。其字似有意相成。然其意止可察而見之。不能比而合之。此其所以異於會意也。乃自兩體皆字兩體不皆字之例。剖析不明。人往往以察而可見之意。為比而相合之意。如門訓重覆。以一上有門見意門。

為字而一非字。𠂔訓有所夾藏。以𠂔上有一見意。𠂔為字而一非字。土訓地生萬物。以一出二中見意。二與一皆非字。皆無意可會。而段氏以為會意矣。亾訓位。以亾在一上見意。亾為字而一非字。亦無意可會。而徐氏以為會意矣。又曰。指事之異於會意者。會意兩體皆字。指事兩體不皆字也。指事之異於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也。黃以周曰。有形可象。曰。象形。形無可象。從而指之。曰。指事。段氏以物事專博分其例。於乙丁戊己及子丑寅卯諸字。皆認為指事。與許書悖。王筠又以有形無形分其例。多誤認象形字之八風。會意字之干革。為指事。凡指事者。

先有象形之字。從而指之。指之者。非字也。故指事字。仍為獨體與會意二體成文者別。岳森曰。聖人見蹠近之可別識也。然後象物以制字。見其字而即知其字為何物。正如圖畫之肖形。故謂之象形。既有象形之日月一木馬叉諸字。而如上丁本末諸字。固不能離一木等形。又不能混同其形。於是創為指事之法。指一之上為上。指一之下為下。指木之上中下為末。朱本指馬之足為馬為馬為馬。指又之執為义為叉為尹。蓋以是字象物而有別義。不能即其字而見。則就其字加一二畫以見義。其字有類會意。但所指之一二畫不成字。會意則兩字皆成字者。又似合體象

形。但合體象形。合二字為一字。義與原字異。此則具從原字生義。廖登廷曰。指事字多由象形字生出。蓋以是字象物。而物有別義。不能即其字而見。則就其字加一二畫。以見義。而義終不出其本字。大抵指字似合體象形。但合體象形合二字為一字。義與原字異。此則具從原字生義。又似會意。但所指一二畫不成字。會意則兩字皆成字者也。此五家者。其說指事。差立界域。以視前人。固為優越。然岳廖所陳。又較無失。餘者三家。猶有未醇。今辨如次。

一。王氏首立大齊。以事物分指象。又以無形有形區事物。案說文曰。牛。事也。又曰。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

義當為大事。然則欲以事物之殊。判指象之界。循名察實。已撥其本。至若舍而勿論。徒以物為有形之共名。事是無象之總號。施之泛論。於義則然。以校六書。未能見當。夫九豈無形。圉亦有象。然九則從又而乚。指其狀。圉乃從人而乚。謂其形。巢从木而丌。象木上之有巢。害從車而有孔。木上之巢。軸耑之孔。並為有形。安得屬事。豈謂如斯之類。乃象形之合體。不入指事之範圍乎。然其字固一體成字。一體非字者也。錢玄同力贊王說。而復申已見曰。象形為名詞。指事為動詞。然如二二。牟羊可以言有動作者。如金本二字。非名詞乎。豈謂金待發土而得。本須培木而

見亦有待於動作乎。以此彌縫。未能無間。欲排斯難。惟有
破閑歸二二。於指事。驅金本於象形。多開象形之或例。雖
自尚而不辭矣。復次王謂指事字形。非合他字而成。或合
他字。而其仍有不成字者。斯為審諦。請為例證。上之所舉。
九箇巢。害四字。皆所謂非合他字而成者也。如漁字。甲文
作𦥉。說文。𦥉或作𩚊。從又。從魚。與此形大同小異。段玉
裁曰。從又者。取扞衛之意。不釋從魚。蓋以為魚聲也。羅振
玉釋此為漁字。余謂𩚊。一字。漁之古文也。從又持魚。而
𦥉。象母魚之繩。說文曰。𩚊。𦥉。象持甌。口為甌口。𦥉。推林內
火。案林為二木。偶同平土叢木形。非從林也。𦥉與二木。𦥉

同及大。皆成字。同即禹字。而𠂔非莫狄切之𠂔也。此則所謂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也。使王堅持此律。義當極成。乃又曰。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為之主。此與張氏所謂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體非字。但可察見其意。而未嘗有兩字會合之意者。為指事。同為悖見。蓋惟象形之文。任何剖析。俱不成字。緣畫成其物者。徒以點綫曲直頃仄。表物之形象而已。故曰。隨體詰訛。既非以某字之何部會合而成。故雖有點畫類某字。而不得謂之以某字相合而成。不然。即無一字剖析。至於兩體或

三體而皆不成字者。若會意形聲。則絲然以兩體或兩體以上之成字相合而成矣。獨指事為異。類象形。而有一體或一體以上之成字者焉。類會意形聲。而有一體或一體以上之不成字者焉。以是為指事。既合許書八字之條。亦不溷於象形會意矣。

二。張氏謂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其意蓋謂指事之字。其中必有一體不成字。徒為指其事者。此不成字者。往往亦為象形。徒非有定之形耳。如甘從口。含一血從皿。盛一束從木。加冂。轍從車。有○。一與冂○。均非物之必然也。故象形之文。無論有工筆寫意之殊。必有具體可識之。

象。指事之字。其一體或一體以上之成字者。亦有具體可識之象。而所指之事。亦可謂物。必不成字。而為表幟之意。須察之。而後見也。以是區界。較為審明。然張氏乃復自致於謬。謂字雖兩體。而或兩體皆非字。或一體為字。一體非字者。為指事。前已舉正。不勞複述。惟張曾舉二字為證。則須斥辯。尋上字亦一體為字。一體非字。其為字者。二字下畫之一。即道立於一之一。如亟下之一。許氏謂之地。是也。不成字者。二字上畫之一。所以指在一之上之物。特在地之上之物。不能刻定為何物。故以一或。識之而已。苟為可指之物。則日在一上為旦。旦字依說文曰。從日在一上。一。

地也。當屬會意。金甲文作𠂔。作𠂔。其上從日。下益從土。日在木上為杲。皆為會意之字。而非指事之文矣。張氏又舉王氏之說。到入於一為干為指事。則又不然。察干之為文。金文作𠂔。乃大之倒文。正象人倒之形。王氏誤為指事耳。且察入之為文。小篆古文。未甚殊異。說文訓入為內。象從上俱下也。蓋入為最初象形之窒字。實與山為一字。說文今從人一。今字從人。而金文今字多作𠂔。或作𠂔。甲文亦作𠂔。或作𠂔。其上𠂔𠂔𠂔之形。與金文山字作𠂔𠂔𠂔者同。然則入訓內者。以室所以內人耳。許謂象從上俱下也者。當為象從上覆下之形。說文內從𠂔人。而金文內多作

內作匚。作匱。其上之𠂔𠂔𠂔𠂔形。即山字也。內從重山。明室中有室。所以為內也。然則倒入於干一為干。義有難通矣。又張所舉指事之字。如月𠂔二字。徒依說文。張說固長於段。顧以金甲文證之。則猶有所疑。如說文同字從月口。而月從𠂔。金甲文同字多作局。又說文网字從月。而甲文网字作𡇗。說文𠂔𠂔形別。而金甲文多同。是有待於考定。至若土字。依說文謂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是則當歸象形。如謂二即重。一。為道立於一之一。則又仍是二體成字。一體非字。非二與一皆非字也。然金甲文土字多形。作△。作𠂔。作𠂔。蓋下體之一。即道立於一之一。謂地

也。上體之人與𠂔與𠂇。雖狀或殊。並象積土。是仍一體成字。一體非字。非人𠂔𠂇與一皆非字也。又若𠂔為人在地上。分明會意。徐固未誤。張翻致謬。良由推例少明。諦形未當。捐其小瑕。雖不中不遠矣。

三黃說較簡。足掩其瑕。觀其譏彈段王聊。亦有失。許書於數與干支之字。說解多附合曲鑿。由不悟諸字皆有本義。段借為記數。記日之名耳。段氏不能董正。如卜乃鑽之初文。象形。今用釘字。故莊子天下篇曰。丁子有尾。戊於甲文作丑。作十。蓋戊戌並是兵器。象其形也。己為蹠初文。象形。故所屬有鬯。眞二字。子為象形。亦復可識。丑為鉏之初文。

今作扭。所屬有脰羞二字可證。從又。一以識之。當為指事字。寅為肿之本字。說文曰。肿。夾脊肉也。易艮之九。三裂其黃。鄭玄本作膾。馬融曰。夾脊肉。虞翻亦曰。脊肉。是易作膾從寅。說文作肿。從申。義則一也。吳友雲謂申即肿之古文。非是。辨見余之讀書小記。說文列寅之古文作𦥑。其上之𦥑。象夾脊肉。甲文寅字多形。作寅。作𠂔。作𠂔。作𦥑。作𦥑。作𦥑。皆大致相同。惟𦥑下着土為有誤耳。如依甲文。當為指事。是此諸字。惟乙卯尚未審其本為何義。段並謂之指事。固為未當。黃並以為象形。亦有譌也。至若干𠂔二字。

干屬象形。已於上明。芻之為文。說文曰。從干下山。段玉裁曰。山口犯反。凶下云。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方上干而下有陷之者。是為不順。案口犯切之山訓張口。芻從干下山。於義未安。且凶下之山亦非張口之山。何以明之。說文曰。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是凶下之山。象地坑形。甲文臼字作匚。從人在匚中。𠂔字作𠂔。从𠂔从匚。明引人於山也。說文臼。從人在臼上。臼字下曰。古者掘地為臼。義似可通。然甲文蘊字作𠂔。從牛在山中。山象坑中有土。余謂臼字。蓋亦作𠂔。因譌為臼耳。可以相證。今謂以干下山為不順。義亦未安。尋甲文文芻字作𠂔。作𠂔。遂字作𠂔。金文遂

字作𠙴。並不從干下。羅振玉釋甲文遂謂從干象人自外入。足以迎之。余謂干逆一字。干即大之倒文。到大為弟。庶得其義。然則弟亦象形之文。王以干弟並為指事。固為未諦。黃僅依許解而謂象形。亦未得也。最近廖平之說。指事似是而實非。可以惑人。其言曰。象事與象形實同。特單象物者為象形。兼有功用者為象事。凡圖畫半為象形。半為象事。如畫山水草木。此象形而不關事者也。有人物。則為象事矣。如釣魚圖。魚與竿為象形。持以釣魚。則為象事。伏虎圖。人虎為象形。以人伏虎。則為象事。單畫干。為象形。有所執持。則為象事。此形事之分也。又曰。視為初見。

察為細察。象事字如畫之釣魚伏虎圖。初見已知為竿為人為虎。此視而可識也。細察乃知以手持竿以餌釣魚。以人伏虎。此察而見意也。尋廖之談。施於會意。吾無間然。今試以甲文證之。尋字從又持^日作^𠂇。馭字從又持^𦥑作^𦥑。即從又對^又作^𠂇。射從又持^人作^𠂇。从^又持^𠂇作^𦥑。春從^又持^午臨^臼作^𠂇。从夫攜夫作^𦥑。非初見已知為^又為^𠂇為^又為馬為^𠂇為^又為^弓矢為^𠂇為^午為^又為^二夫。細察乃知以手持貝持馬以人對^又以手持矢母弓以左右手持^午臨^臼以一人攜一人乎。蓋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未始不須察而後見其意也。此由廖氏不悟指事

雖為二體相合。而必有一體非字。所以異於會意也。

朱宗萊於指事亦立三例。一曰純指事。二一ノ△△凶ノ△
了之類。是也。二曰合體指事。示畱丂ノ△夾𠂇曰𠂇。白
之類。是也。三曰變體指事。𠂇𠂇𠂇𠂇不𠂇之類。是也。
今案二凶示畱丂夾𠂇曰𠂇𠂇十字。並一體成文。
惟畱字中從二田為二體成字。說文畱從畱。畱訓比田。而
闕其音讀。金甲文畱有作畱作畱者。蓋畱為初文。從二田
會意。一體非字。此指事之正例也。若一ノ△△△夕月一
字。匕了七文。並是象形。未謂刀為象形。夕為變體象形。則
夕不得為指事明矣。人說文謂象三合之形。然金甲文作

人作𠂔。𠂔作𠂎。𠂎作𠂏。疑此為屋極本字。從𠂔。一以指之。當在指事之例。𠂔。說文謂小步也。象人胫三屬相連也。金甲文多作𠂔。或作𠂔。蓋象步道之形。𠂔。說文謂長行也。從彳引之。蓋篆當作𠂔。長行者。行即道也。長行謂長道。故從𠂔引之。則寸亦甘只之類也。而為反𠂔。之為中生地上會意字也。然則指事徒立大齊。便可審諦。析例繙碎。翻致不明。

陳啟形定指事之界釋凡三。一曰。指事一體為象形之簡單符號。二曰。形無一定。以一定之點畫其形。三曰。字雖兩體會合。指事之一體不可謂之文。固較諦辨矣。余之界釋

曰。凡加標幟於象形之文。於其標幟見意者。為指事。凡指事之文。分析之。必有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為象形之文。亦必有一部分或一部分以上。不成文字而為標幟。以指示此象形之文發生何種現象者。由此言之。指事之為獨體之文。說文敘以與象形並稱為依類象形。可謂密察者也。然旁從二「」。指旁溥形。旁即滂初文。方為依旁本字。於方得聲。莽從𦥑在𦥑中。一以荐之。此依說文。余謂一地也。莽實會意字。𦥑亦聲。牽從半「」。象其繩。亨聲。則指事有兼聲之例。又少異於象形者也。